

獐園

第十一靈祇
第十二淫祀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1

6

75

70

65

60

猿
園
土

猶園第十一目錄

靈祇

龍神 四則

郡城隍神 四則

天帝 二則

三官神

張惡子

財神

唐勝祠

都城隍神

關漢壽 五則

天妃娘娘

廣利王

朝嶽神

神兵

牽牛織女

會同第十一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訂

F0191-(B)

猶園第十一

二十八宿

死後為神

杏樹神

金碧山神

張睢陽

青龍白虎神

水母娘娘

赤沙塘岸神

東嶽判官

猶園第十一 終



猶園第十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撰

靈祇

龍神一

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以櫛髮折枝為業其婦容姿絕美娶近兩年忽有一白皙少年身著素練衣甚鮮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往來誘狎遺以酒食金繒無算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忽一日有戴胡帽髯奴款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前呵聲奚婦

會園第十一 靈祇

一知不足齋重訂

閉戶窺于簾隙見儀衛導引甚盛其官人著金冠衣朱
袞巨目虬鬚貌頗獍狺後騎從百餘人皆介金附鞬則
少年與焉婦大怖恐明日少年復來婦問昨所過者何
官狀貌真可畏也少年曰非陽世官也是震澤龍王昨
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某亦以此淹留與卿諧露
水之歡耳然慎勿語于外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乎曰遠
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合死者不滿百人記未真也忽
小奚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
怒屏氣以伺有頃見其攜手入幃半身悉是蛇鱗遂驚

訝拾磚擊之空過無礙少年化爲白氣一道其光如電
穿牖而出跡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兩岸人家連夜望
見尊經閣上燈光燭天後數日胥江颶風驟起舟船覆
溺死及七八十人半是送南倉橋褚氏殯而歸者其他
處沉沒不計數考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
少年爲白蛇之精矣里人陳粲親說甚詳

龍神二

萬歷庚子永平城南有龍王廟甚靈日漸就圯土人告
于官謀鼎新之官以公儲置乏爲辭土人云第求府君

俞其議耳龍神自能取山木至也官怒其欺固叱而去之民祀既淫神妖亦作其年永平大疫咸謂此神爲祟郡邑上葺廟之議于觀察使竟與判允旬日間忽有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交作土人喧傳今日龍王伐木也蓋其地與邊境接壤若離脫之間極多大木皆廣可數圍年深歲久斧斤之所不及者一夕爲陰兵數百伐取始盡平明悉仆于地矣土人入山見所遺神斧四柄其柯木黑如鍊色長可四尺許斧鋒利若新淬燦然奪目面有鐫篆文字以此審非人間物也每斧須數十人肩之還解于官乃知土人之言不妄矣又不旬日冰暴漲大木蔽江而下積亘數里首尾不斷浮至廟前而止悉中國未有之材以數千計於是鳩工建廟規制宏敞十倍舊觀矣秀水姚侍御思仁與黃州牧說

龍神三

張光州外孫陸二郎住蘇州包衙前街口揭衣踐溺忽見雲端有騎蓋數百人護一黃袍金冠者在空中行旗幟戈甲人馬紛鬧與都御史威儀無異某甲不覺踏地悶絕魂遂攝赴府城隍廟中矣其夜城隍歸詰責之

然後放還復甦其述所見乃是震澤龍王行雨城隍與焉不虞觸犯鹵簿幾不免于髡刑明且暴雨如注三日乃止聞于高承先

龍神四

福州古田縣有龍母祠祈禱最靈相傳龍變爲美少年與居民某氏女交有娠以明年某月日夜半雷電中生一子天明失其所在至更餘復來就乳如是歲餘母謂其子曰吾見終不令母見而即子曰恐見之不利于母母曰寧見兒而死于願足矣遂約定某日午時到家母

盛粧而候之至期風雨晦冥飛沙折木白龍垂首而下窺于檐母啟戶見之立怖死乃厚葬其母近邨牛里有石壁數尺龍穴其中成洞居民因建祠塑像龕帳中焉水旱必禱靡不膺靈後歲旱稍弗應衆相與昇母像于庭鞭其背忽有雲起洞陰俄而盲風怪雨震雷驚電卷去室廬樹木數百家搗其鞭像者于半空中復墜地如此者三然後擊殺衆望空列拜許鼎新母祠方止此龍母與吳中繆氏女事髣髴相符其斯爲四靈之長歟司農員外郎長泰陳訐謨說

都城隍神

北京都城隍神者天下城隍皆其所屬神所居嚴肅殿
宇巍峩羽衛環列一如王者威儀人莫敢輕犯焉隆慶
五年間杭州某衣冠宦于燕邸有一子方少年未踰弱
冠已舉秀才爲入貲順天國學聰慧殊凡過目成誦父
母並珍惜之乃與京中一同年假其西山內莊居作館
延浙東高材生爲師家人馳送供給絡繹往來莊居有
池館據西山之勝朝烟夕嵐明滅窗牖民居七八家隔
溪相望中見一女郎年可十六七姿容絕麗常衣淺紅

衫子白練裙備出妖冶之態煽惑少年少年神蕩魂與
不復以經史爲意矣思之成病不喜飲食師訊其故具
以情告焉其師狡妄人也貴成其姦不虞陰譴乃謂少
年曰子具酒牢我爲撰章奏焚于都城隍神座前藉神
之力助子成就嘉姻少年具如所教乃與誦潛自入城
禱于神焚章奏畢食頃廟有巫者降于庭猖言曰君家
事已下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君乃萬曆二年甲戌科
狀頭壽當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
莫大焉至有穢言顯于神聽已減折其祿算卽十九歲

天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蔑禮義之訓播淫佚之風立命抽腸副之言訖如醉而寤少年與師大恐急還山中明夜少年夢金甲神來命左右取鉗鎚執斤斧鑿其頂骨叱而語曰汝是萬歷二年甲戌狀頭今爲不善天帝已察無錫縣秀才孫繼皋有夜拒淫奔之事其父又行善師以是科狀頭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何爲尚滯于此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少年驚覺悸汗如冰急還家白于父母乃言爲先生所誘如此衣冠大怒詬責其師師亦慚愧無地已腹痛三日矣又三日師下瘳死少年亦中夜心痛暴亡其明年穆宗皇帝升遐今上龍飛改元萬歷越明年殿試果孫侍郎作狀頭矣然則國家歷數已先定于冥中與哉人奈何不爲善也吳興靜山老人胡君親炙其事

郡隍神一

蘇州昆山塘上有一野廟其中並小泥神也萬歷辛亥冬府學秀才某住昌門因赴督學歲考而還舟經野廟長年登岸費酒秀才亦起開行甫入廟門就地溺焉訝曰何爲盡是小菩薩不見有大菩薩也

吳人稱神道言通爲菩薩

舉而出便下船抵暮到家身覺爲風寒所侵入室遂臥
中夜病熱甚恍惚之際見騎蓋繽紛隊仗無數羅立于
庭中官吏伍伯樂人侍者凡數十隊並長尺許頃之擁
至牀前乃是畫于塘上野廟中所見者也秀才問汝等
何爲至此羣起而對曰廟中缺少大菩薩迎公往赴任
耳便昇登車秀才與其妻訣別我失言以侮鬼神自悔
何及卿可速具酒牢紙馬遣人往昆山塘上某鎮相近
一野廟中誠懇祈禳或得放歸則一助也言訖死矣明
日昧爽時秀才復甦語其妻曰與卿作別衆便掖之出

房投一襖新衣爲某粧束冠帶甚整聽卿哭聲漸遠乃
知身已死矣在車中者魂也行可二里許見棹楔立道
旁似府城隍廟前細視威靈顯赫四金字是真此時鼓
吹不作呵聲寂然某便驅欲下車入廟參謁衆固不從
某大怒欲答之不獲已驅下于地令某獨入約云謁過
便出慎無妄言諸魅羣趨于廟場東角以伺旣入仰視
郡隍神衣冠昂然據大殿上方于燭下判案手不停筆
兩旁侍立官吏皆人也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某跪
且拜神畧不爲禮便問汝何官職應曰秀才也神遽叱

退命吏統其衣冠責曰秀才尚是布衣安得僭濫名器
一至此乎某泣而告曰因赴學臺試而返路經昆山塘
上野廟戲言衆神之小其夜遂蒙騎樂相迎願垂拯拔
神變色猶未之信某告曰見在廟門外神敕鈴下出擒
逡巡鈴下還報曰果有之驚潰而散去矣神謂吏曰查
是何鬼物魅人卽遣甲士持符往取某便乞放還神曰
須暫與彼對簿某又擊額數四神索文籍來查陽算見
一官跪唱曰未盡因令左右送出旣出望家而奔疾如
電逝附魂屍中然後得活舉家聞言驚喜交集及暮而
祈禳之使借巫祝數人還報曰五更初廟中火起塘上
居民競見火光中有鬼兵數百捧官將之髮而去百年
香火一朝蕩然

郡隍神二

萬歷壬子年蘇城有一秀才某家甚貧其妻子常多病
詣肆卜問輒云城隍部下傷官爲祟頻索酒肉不絕如
此經年至割青衿入質庫中備禱請之費復病如初又
卜仍說此鬼求食秀才怒乃爲文以告郡隍神焚于爐
中還家少頃見鬼物馮其婢而揚言曰冤哉冤哉某所

求者幾何輒以黷于神聽今被管掠無數革我阜隸押
付幽都永無超脫日矣言訖號泣而去已漸無聲妻子
從此病痊康豫如故

郡隍神三

浙江省城隍相傳是國初周新至今靈異廟在吳山之
顛海寧陳太常與郊長兒祖臯爲縣諸生萬歷乙巳冬
祖臯之妻母死夫婦同往海鹽塘西經紀喪事遣奴在
硤石鎮治祭忽遇滿指揮捕鹽鎮河爲販人格殺去家
既遠不知根本時掌衛印者指揮采成文也夙怨太常

輒構祖臯于津要曲致其罪聞者究之當獄未定時成
文與同里諸生沈瑞徵厚善采家貧薄不善詞章沈貲
巨萬兼工刀札兩人深相要結指天約誓若共計得陳
氏財物彼此擘分無有欺負爲盟旣已便令瑞徵往說
太常太常謝曰陶朱公以千金死長男遺恨青史吾貧
故無金卽有之亦不信莊生言也君其休矣瑞徵援引
再三終莫能動輒然辭去潛求于臥內往來者尼媪女
巫以達意太常夫人夫人謂能出其子于獄諾之千金
先從所親家轉貸得鏹六百緡付子客夜投沈氏丁寧

寄託太常都不聞也比瑞徵得金竟違前約悉入私橐
密其事不告成文因而周旋疎闊成文意甚怪之揚言
欲出文書辭氣增厲子客告急于瑞徵瑞徵謝不出見
子客勢且窮迫乃走白于成文具陳曲折成文大驚隨
偕而往相與面質有無瑞徵計亡所出左支右梧而漸
沮色變矣于是牽衣跪庭下通申舊盟周章荒亂語澀
不流成文出門歎曰吾乃爲豎儒所賣遂乘津要之怒
僞通辭款祖臯大辟繇此鍛成不數旬而瑞徵疽生于
腹痛苦負牀叫號宛轉白晝見冥卒執符牒云奉城隍

神命來追自度不起適會狂僧挂瓢著笠繫膏藥繫
于曲竹杖頭入里門大呼曰賣仙人奪命膏繞街數迴
索直甚昂舉家異之捐錢數貫狂僧取錢雷藥便以藥
貼傳瘡口應手潰爛洞出腸胃遂絕走跡狂僧不知所
向矣又不數旬而成文亦暴卒于家目中彷彿見太常
衣冠入門連喚對事守之而去初太常嬰難慘毒晝夜
呼天晨起則著囚服蒲伏往訴于郡城隍廟中爲文祈
死訟冤泉下未幾果下世徵等後先有此報凡與獄者
相續淪亡無幾年間殂落殆盡所知金三枝傳說

郡隍神四

蘇州府城隍廟前湯秀才重鼎年未三十急于科名萬歷三十年間歲朝謁廟為文以告于神求減已算早薦鄉書觸忤威靈其春便卒若天奪之魄然矣

關漢壽一

萬歷初職方員外郎某掌山海關事一夕夢漢壽關神降于其庭召而語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抵關載牛頭七輛必痛禁之不可納也職方敬諾驚而寤及明即嚴飭軍士傢伙守關戒毋得妄入商八車輛令下畢日漸

向午果見有人推七乘車直抵關下窺之皆牛頭與夢中神語符焉於是守衛益密固不容納垂晚始推迴車子曰此處不受合載至西邊人喫也塵埃一起已失所在其年報西國中犯牛頭瘟死者十七而薊鎮燕都畿輔之間民獲無患乃知關神所默助焉相傳山海關門上有壯繆侯祠英靈夙著東北賴為干城不虛矣

關漢壽二 紀先封公遺事

亡祖府君少好節俠性豪宕不能下人遂遭誣謫謫田遠左客今寧遠伯李公家寧遠嘗父事府君又師事之

甚恭遼陽有關漢壽祠在鎮嶺城外最多靈異香火繁
盛府君時時往祭禱焉其年嘉靖己酉先世父武選公
赴順天鄉試先君時爲鎮嶺諸生一日五更時扶侍府
君入廟謁神父子各攜一燈既至有廟祝趨出迎拜府
君曰賀喜賀喜適來夢中蒙神降靈宣教敕某速起云
錢封公至矣攜兩燈來告其有一燈息一燈也府君謝
之遂舉燈滅其一率先君瞻禮而出先是府君兩耳俱
盲且十八年往矣是早從神廟歸道經廟前大石橋月
色中忽有聲從空而下如震震然目開如故心以爲祥

無阿捷報踵至矣其冬世父鄉薦後復從都下返鎮嶺
衛將扶府君南還府君與世父先君父子三人同行至
山海關口夜宿主人翁孫氏孫老儒也留飲甚洽談笑
之間府君從容歎曰莫非命也吾嚮者夢神人贈詩有
千里馳驅蘇武節百年功業子陵鉤之句今方十八年
乃得生還何謂非先兆哉孫起而對曰某聞蘇子卿十
九年在匈奴未聞十八年也府君愕然不悅是時有司
假牒以歸府君雜家隸中冀得脫身于關而部使者主
關政見府君美鬢下垂過腹笑謂世父曰此而翁也莫

相誑來春先輩聯捷僕請折關門柳絲贈行矣禁弗出
府君府君遂還舍于孫氏父子兄弟三人相持慟哭而
別蓋明年庚戌世父果擢進士第而部使者始愧謝餞
府君行矣往返計十九年果符神人夢授之語而酉一
登戌一登壯繆降靈若券授焉後世父爲駕部郎始上
書白府君宛有詔洗雪府君遂脫戍籍封如子官享年
八十有七

關漢壽三

萬歷辛卯歲余因隨亡叔廉察公補官都門凡數月乃
得山東武德道缺剋期將發余亦鬱鬱思歸夢魂恍惚
時宮詹學士陳公于陞春官尚書于公慎行並廉察叔
雁行於余有朝士之賞咸思提挈止余不行余心佩之
然歸志決矣擬明年再覓良便入京不欲負二公惓惓
出都之日先詣前門外東觀世音廟中乞籤得四句云
鑿石方成火淘沙始見金青雲終有路只恐不堅心其
籤訣一小帖子下刻此詩上方卽畫鑿石淘沙之象及
有書生乘馬在雲中行者余拜而出因復詣西漢壽亭
侯廟乞籤又得四句云佛說淘沙始見金只緣君子不

牢心榮華總得詩書效妙裏工夫仔細尋余誦畢不覺
驚駭汗浹如雨自歎下界愚蒙以何因緣一時獲靈異
于大士關神叮嚀告戒其言相符若券授然也是歲余
歸而遭母艱尋染大病幾死壯心如灰形容困悴二十
年來不復作長安夢矣慚負古佛明神以雲路相期徒
爲天地間一廢人耳然雖無榮華享有虛譽未必不本
于詩書力也因漫記其事于此

關漢壽四

南濠利濟寺有關漢壽像舊爲本寺伽藍寺僧設齋嘗
爲人所盜食因移像供于香積廚下請神監齋後以爲
常忘歸舊處一夕僧聞闔戶聲連呼不應乃止明日起
視則像自行至外殿承于故位矣僧云凡兩度移之皆
然遂不敢動時歲在丁未

關漢壽五

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隆慶庚午冬以鄉薦計偕入都
門夜泊山東臨清城下見岸側有關漢壽祠太常素崇
敬此神遂入廟拜謁乞夢默祈功名之事是夜夢至一
處驚曰何地有紫衣宮監出謂曰此天子殿前天子且

至矣頃之間呵殿之聲甚肅屏立以窺忽見殿上旌旗
日月衣裳錦繡羽衛數百人引出一垂髫小兒衣赭黃
龍袞正南面而坐俄而有人持衣冠加于太常之身太
常回顧已身與省中諸郎並立居近御前遂蒙召對甚
稱旨上命前紫衣宮監押出硃紅箱子十隻每隻以黃
繡袱覆其上內有供奉才官傳旨特旨命陳與郊分賜
大小臣工等太常卽叩頭謝恩而出既出所昇一箱安
置一大公廨中太常竊啟視之乃每箱中有大統歷一
千本計十箱則萬本也驚而覺不知何等明年辛未下

第至萬歷改元癸酉冬北上傳聞今上方十有一歲果
叶垂髫之夢而萬本歷日非國號乎已預定于三年前
矣太常心計此行必成進士無疑已復維舟臨清關漢
壽祠傍遂再入祠乞夢是夜又夢入一府署視堂上官
人猶未出衙惟兩傍官屬典吏環立左右竊視其案上
文書乃是甲戌科題名錄也見新榜進士姓名歷歷可
數寓目殆遍而已名不與焉惶遽不勝以叩典吏典吏
曰君必進士然未也在後丁丑科矣太常叩頭祈請曰
某有訟獄爲怨家所誣若今科不第卽青衫不復保矣

藉公之力入白主司與某改注今科終身戴德何時敢
忘典吏許諾入有開而出曰今科名籍已定難可改移
且待丁丑與翰林官去做也太常曰某布衣耳擢一榜
尾進士足矣敢望作木天貴人乎更煩轉瀆鈞聽典吏
不得已又爲入白如初出而語曰念君如此已爲改換
今科說但合授翰林假秩未必真也既覺秘不輒言果
以甲戌春領南宮第二人是科執政之子不獲爲竟格
館試不行而太常調選司理以治行高推擇爲工科給
事已轉至吏科都諫秩滿拜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
寺少卿方悟昔年之夢話于同官歎曰功名之數已定
于真寘之中久矣豈可疆而求哉遂上疏乞骸骨歸既
還武林閉門著述優游西湖之上者又二十年最後以
郎君被誣枉繫于獄鬱鬱不樂而卒誣訟之言于斯驗
矣門下客金三枝說之

天帝一

北寺前小王容甚俊弱冠未娶爲鄰舍某乙之婦所挑
婦亦輕蕩密訂期于北寺塔中反鑰其戶白晝裸而淫
焉未幾乙死小王因媒說合娶婦爲妻兼遂有其私蓄

廣開驢磨積粟累金首尾十三年家驟致富與婦生一
子一女矣暑月之夜兩人露坐納涼私相謂曰吾與卿
塔下之歡悅惚如昨久欲延羽流設一醮事以洗宿誓
恨不得閒暇了却夙願耳婦曰既有此願何不了之遂
謀擇日修齋結壇設醮三十六分請道士奏章上于天
帝懺除罪過詞意誠懇其日當午道士焚香再拜伏壇
下奄然如逝良久方起喘息流汗救諸道士曰速收拾
醮場雷神至矣衆莫能違罔測其故蓋道士游神詣三
天門外見天帝震怒此事追訊十三年前直日功曹爲
誰何得不舉謫罰俾其漏網亟命雷神下擊此夫婦而
道士亦被訶責無地矣是日天色晴朗忽有雷聲殷殷
自頂而至頃之漸迅電光駭空見二雷神從屋而下手
培兩人髻髮當頂貫結相對跪于塔前霹靂一聲擊死
于地朱書其背跡甚分明自此家計蕭條子女皆流蕩
焉蔡文源親見其事

天帝二

延令周岱嘉靖庚戌進士官比部員外郎爲人豪舉不
拘細行解組歸家于揚州茱萸灣下爲園亭池館日載

酒游其中聲妓滿前壺觴羅列客至飲讌雷連盡歡而罷岱體甚肥腹垂至膝每當暑月琢水精爲腰帶日三易之猶云不堪自爲文以告上帝乞速化果以是年卒

天帝三

平湖張大中爲嶺南左方伯萬歷辛卯九月棘闈事竣將奏計闕下挈家口同還江浙路出贛州都御史錫山秦燿張之絲蘿雷讌南嶺署中所攜妾媵二十四人封鎖水西驛內其夜浮雲方散明月漸升忽見半空中有檀笠錦仁藍帶一人執黃傘下來厲聲呼云某奉天帝命來召張布政去遂留其傘于庭復騰空而上舉家大愕夜半方伯還具白其事所遺之傘與人間無二方伯默然自此遂不言矣登舟後如暗如暈平居嚴肅左右非呼喚不敢入侍凡三日視之屍已僵人或謂帝召有驗云方伯雅好房中術所置衣箒之艾以備鼎器皆粉黛殊色歿後各挾重貲散去導其術者彭廣文也計大謨爲遊賓目擊如此

天妃娘娘

遂州項中丞應祥萬歷二十年間以戶科給事中銜命

冊封琉球事竣而還中途遇颶風卒至駭浪滔天樓船
觸碎于海岸官吏沉溺珍寶散亡惟中丞與醫士何日
曉兩人獨在乃附一破船板浮于水上順流而東是夜
常有一燈在前導引不離二十步外其板隨燈漂去疾
如風行俄而著岸暗中若有人引之登者依稀見此火
光穿古廟中而滅兩人便入廟宿訊之乃是福建海口
天妃娘娘香火始悟其靈應焉中丞具奏其事于闕下
重加封號鼎新廟宇閩南人云若燈所不能挾者天妃
便降神海中指引而還有人常見其雕楫繡幟掠水而
至髣髴若飛行旅微聞珮環釧之聲往來必有祥烟
慶雲覆其車上

三官神

萬歷癸未新安布商某在上海縣販布日將晚欲往周
浦遇一田莊船市貨將歸商呼寄載便下之三人搖櫓
唱歌忽見商開囊解囊皆燦然上金也輒起惡謀行至
黃浦中流將商縛于大鏡貓上沉之悉剗囊中六百金
而去其夜莊主納涼于庭忽見有一大物如車輪從空
墮下其聲鏗然急命取火視之驗是船上鏡貓貓上有

一人反接在大驚遂與解縛問其故具述被盜三人劫金沉水幸遇水府三官神遣鬼神百餘輩撈起並奇形怪狀不敢仰視身亦不知何得至此莊主心知盜者三人卽其奴也親慰勞之與以飲食湯沐藏之密室中有頃奴還矣莊主便問鍊猶安在奴輩相顧駭愕具伏其辜遂縛三人于鍊猶沉之水謂曰我亦效汝所爲不須聞于官也追舟中六百金宛然在焉歸諸商商遂捐金建三官廟于縣東門外勒碑以頌其事布商莊主姓名具載碑中

廣利王

廣利王廟香火盛于嶺南積貯民間施捨金錢許人告借有賈人子持券借金筓卜于神前凡三次皆大吉三次計借過數百金纔出洋便遇海寇劫取最後羣寇縛之于樹拷訊其故此人具言借自廣利王廟且三操券矣寇惻然憫之適有近劫商船桐油數百筒給與此人連船載去販作資本後賣其油每筒底有元寶一雙立償子母于神家遂大富王徵君子半塘寺說

張惡子

張惡子廟在川中最靈相傳宋朝有某縣亡賴舉子二人計偕入京大雪中無所投宿便入廟就供卓子權憩至夜半羣神畢會于此廟唱云與新科狀元共作制舉文其題是鑄鼎象物賦諸神口中各讀一句此二人性本敏給互出筆研題于書頭不失一字踰時諸神賦成各各拱揖呵殿而去及對大廷二人懵然無知交相詫質既揭榜之日狀元乃姓徐按其廷試卷與書頭一字無異造物戲人若是乎王徵君言

朝嶽神

萬歷甲辰冬常熟縣東嶽廟重新粧塑嶽神工畢社中擇吉日送神登殿先一夕有東鄉富人載祭儀入城上嶽還願船行二里許忽見田間隔岸遠近數十里外鬼火千點青光熒熒久之有兵仗甲騎呵殿而來絡繹不絕初以為官僚訝非孔道後見列炬下皆奇容異狀人乃知山林樹木之神或村坊土地並來朝見東嶽及明而罷

財神

河南濟源間人有乞貸貨帛于神者隨所須浮出水上

太山東嶽亦如之國初山西人金箔張以爲伏機所爲
歸卽鑿池倣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此猶足塗愚民耳目
今吾鄉市屢貿易之夫每歲首立契向五聖乞貸先買
大紙錠往獻于神仍持歸懸于家廟中供養惟謹至歲
終加其小者于外以爲子錢赴上方山焚之各曰納債
不敢後期自欺乎欺神乎何其愚一至此也

神兵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難起蘇州郡丞任公環領眾破
敵激烈忠憤親正杭鼓之下不避矢石東吳四境賴以
奠安詔加右叅政銜備兵海上會權家艱墨鏡臨陣初
公每夜籲天禱請願垂默祐及倭退之日我兵皆解甲
飲馬歡聲載途其夕有守城軍士在胥門城樓上宿五
更起溺驚見對岸石灰橋南白侍郎廟前神兵數十隊
亦皆倒戈弛胄隱隱望西而去人馬如在霧中行人但
露見半身馬止及腹而已不知所助者是何神兵也非
公蓋誠不能感格靈祇至此

唐勝祠

相傳嘉靖乙卯之變倭集城下捍禦無策中外惶懼人

情洵洵忽有一小卒名唐勝者夜至營將帳前獻計曰
急煎人矢如沸取以灌之如其言而退將奇其策亟召
敘功軍中並無其人稽閱尺伍籍中闕如也知是鬼神
所使後遂立唐勝祠今在昆山小西門外六十年矣廟
貌如新

牽牛織女

昆山縣東三十六里有黃姑渡渡口有祠曰黃姑廟今
隸嘉定積古相傳昔有牽牛織女二星降神其地織女
以金釵劃水水忽湧溢俗遂呼爲百沸河即渡西之水
是也居民異之爲立廟焉舊列牽牛織女二像宛然雙
棲後乃去牽牛而止祠織女觀其像獨一女子面黃紅
粉頰容動人每歲七月七日城市村坊遠近諸女郎攜
燈映月而來競出奇果珍餌名花貴香金錢綵繡入廟
賽神從神乞巧施捨繡酒錦囊聲悅流蘇之屬先拂神
額後挂帳前繫繫不絕凡所籲祈皆立應矣

二十八宿

歷代天官志載二十八宿甚詳相傳高皇帝一日步月
下仰觀元象忽召侍臣開濟問曰古云二十八宿信有

之乎濟對曰豈惟有神莫不有形以陛下精誠可因祭
享而致也于是命太常擇日設二十八位陳列名香美
果異味芳醪之屬每坐用飛絮爲褥試其來否卽命開
濟主祭祭畢驗之絮銜皆盡隱隱褥上有列獸形惟婁
蠶兩星不來褥銜如故上召濟謂之曰此二星何爲不
至也對曰已在人間矣上曰應象者誰濟曰陛下卽
婁金狗臣乃背水猿也上笑曰爾亦應二象乎因欲死
濟遂命舁殿前金銅仙人與濟對飲飲至數石仙人之
腹已不能容而濟醉死矣據野史所載則云周顛在匡

山林寺宮殿侍從儼然王者威儀中有二十八室顛謂
使者曰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通爲人世主汝主方
御宇故一室扁錫虛無人焉其說又如此然釋典中此
二十八宿皆言形狀甚悉當用何物祭之其說更詳不
獨支干家以九州分野分配而已案神仙感遇傳載唐
開元中玄宗皇帝晝集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
云我等二十七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
間三年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
混迹游處耳又宋朱弁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寧初

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
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
錢至二萬據此說則我聖祖應象之說定非荒唐

蘇州東天
王堂有二十八宿像
傳是唐初夾紵所製

死後爲神

余族兄封侍御公亨既逝所親夢其衣冠輿從迎入城
隍廟中前年蜀人鄭郛爲蘇州司理死後傳爲太倉州
城隍吳人因塑像府城隍廟中楚人江盈科死爲四川
成都府城隍此蜀賈親詣余言大抵聰明正直之人生

有封爵死爲明神定不虛耳鉛山費太常嘉年病甚夢
至一所上有王者端冕而坐問之知爲馮祭酒夢願語
太常云爾當爲蘇江廟神次日太常病革恍見蘇江廟
中旗纛鼓吹來迎家人亦聞羽衛車騎之聲五日後廣
信府城中有召乩仙不至問之答云鉛山費公爲神初
下車因赴東嶽陪讌故不及至耳又問費公得無號唐
衢者乎曰是矣然天機不宜泄也時萬曆戊申正月二
日事公以除夕捐館昔人夢蔡君謨爲閻羅王帝召李
賀賦白玉樓理有之焉

杏樹神

萬歷中宰輔申公謝政林居優游詩酒第傍別業名曰
適圃故唐武后龍興寺基也旁多空地有老杏數十章
皆千百年故物初公未有其地樹屬民間會新安賈賢
方持八金就民家計估其樹爲材要以翌日伐取其夜
公之家臣張承恩夢一黃衣老人謂曰吾明日有大厄
賴而主相公之福蔭以保其天年當效其報于君不敢
忘也張夢中便相許諾老人致謝呼嚀而去張來日早
起行過其地忽見數人持斧鋸操斧鋪而至將以斫樹
張憶夢中之言遽前止之問何爲見伐乎曰取以爲材
問出何直得之耶曰八金張卽出八金交還曰近吾府
中不忍其廢也竟弗果伐是秋落其實得鴨脚子數石
便獲償八金錫珠不爽聞于俞山人安期

金碧山神

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于幕府夜
召乩仙至問姓名自署金碧山神問疾可採乎曰夫
人不豫欲爲請命奈新天子法甚嚴峻無路可相採矣
問天子爲誰曰卽常燕人春官侍郎趙用賢也今爲第

五殿閻羅王按察人間善惡三月十五日蒞任公尚不聞之平書畢而去中丞愕然心計侍郎是同年兄弟向來請告還里安得有此事耶不之信此萬歷丙申三月十六日事俄而夫人果卒越三月中丞閱邸報有大臣病故一本侍郎委以三月十五卒于家始知山神之言非妄矣遂譔祭文具述此事于中更致賻儀十金附于參政袁年貨萬壽表還吳下中丞復貽書公子將金薄治雞黍之奠誦祭章于靈前噫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預告于人間豈不怪哉侍郎攀檻批鱗平生風節矯矯死爲地下主者故宜爾也金碧山神豈卽玉褒所祀金馬碧雞之神乎

張睢陽

無錫縣最重張睢陽神稱爲大菩薩萬歷中苑山顧氏病困延常熟名醫陸誼往治之既診脉告其家人曰病已十分似不可爲矣始處劑一劑試與服藥來何如至夜甯誼飲數巡送至宅西偏院方背燈衣纔忽有一人遍身著黃手執黃旗跳躍于前而言曰此人命盡吾屬增之至一尺却被君減去二寸獨不懼陰譴乎言畢

凌空而去。誼慄汗如雨。終夜目不敢交。向晨啟門。內應云：謝醫。病勢已減。去一二分矣。及召入診脈。果覺脈理減。可心甚怪之。出坐于堂。見其家人奔走請禱。巫祝在門。誼問所禱者何神。曰：往祭縣中大菩薩。問大菩薩何名。曰：睢陽張相公也。曰：然則我亦同行。將往觀焉。既至。則廟貌煥然。香火繁盛。牲牢簫鼓之祭。陳設于庭。驀見神座前。粧塑一太保。捧旗而立。宛是隔夜燈前所見者。誼大驚。叩頭再拜。趨出。到門力辭。主人不緊謝而返。親爲余弟湜說之。

青龍白虎神

蘇城清嘉坊顧大參。近年間爲其子成婚。嘉禮既畢。僮相樂人皆散。忽見有一長神。並衣朱衣冠帶。而見形于堂。其家大驚。拜之曰：吾屬乃青龍白虎吉神也。頃從申府來護汝喜筵。言訖。瞥然而沒。明日遂設牢酒。召巫祝祭享之。鄰人竊話其事。

水母娘娘

嘉興縣諸生張元弼。本是蘇州嘉定人。寄學嘉興。所居在務前橋。不修禮度。爲鄭令君申黜。元弼遂習于刀筆。

之流求索枉陷自此益無厭矣一日病死宿昔乃蘇元
弼卽集家中尊卑具說初有人追攝乘空而行至一曹
院望陰君衣冠據案待衛甚盛呼獄卒二人袒衣而捶
從尾閭穴道抽其筋自見其筋長數丈色甚白在獄卒
手掌中已覺編身骨節間筋絡悉被抽去痛入心髓逾
時而身漸柔軟其形縮小不復能起矣泣云元弼生時
差無餘罪極刑重罰非所克堪陰君命吏取案前罪簿
一卷擲地上與閱元弼從頭展閱見已罪狀有一十六
款其第一款具有條貫生平隱慝無不悉陳閱至末款

叩頭具服泣云罪狀無逃死晚矣但念窮儒男女無託
乞蒙恩放陰君遂發文書令前攝人送付別曹元弼強
隨之出旣出院門不勝其憊且行且住百計祈于攝人
攝人不聽前經一署問何官所居攝人云是水母娘娘
公解汝不須入元弼聞言突入其內攝人跡之不及因
與俱入見官人粧飾有若女主之狀兩旁侍從數十元
弼哀懇叩頭千數娘娘語云汝罪在所不赦矣我爲汝
勘文案不知有出路否卽召主典取籍披檢反覆詳看
謂云汝枉害人無算只萬歷某年月日爲某人寫某事

訴詞獲與伸雪遣戍二名大牌一名此可准作一善不合便死試爲汝乞靈主者然免之與否未可知也遽命王典持籍白陰君陰君許之曰更賜伊壽三年仍令攝人送出於是而活其友包衡敘焉

赤沙塘岸神

萬歷中嘉定縣赤沙塘岸前村賣花少年背負花籠行岸傍微聞葦中窸窣聲入視見一麗質女郎嘖蛾掩泣詰之是富人小姬爲大婦妬虐竄身于此少年曰我未娶能相逐于飛乎女郎低迴不言色已授矣少年發狂直前抱狎備極歡踴女郎歎曰兒不食者三日從此憊矣少年窺其腰下有金數十餅遽乘羸頓斃之隨身衣飾咸剝將去沉屍于河夜歸語婦方篝燈設食忽覩雲端朱衣神數百駕車乘馬降于其庭火光中鎖一罪囚至覘之其亡父也叱令盡供不從立杖四十乃下筆神遂判限明日午時凌風而逝明日白晝震雷擊死少年于塘岸女郎屍在焉事聞于官追金葬女鬻其婦縣吏霍麟與祁大武說

東嶽判官

常熟福山寺東嶽行宮廟森邃書生胡子文因醉入廟
顧見兩旁善惡判官笑而侮之因掣其掌惡判筆戲玩
移時懷之而歸既登舟行至中途有一阜衣人急喚之
去子文平居常持金剛般若至是忘其魂夢沿途誦經
不輟遂巡至廟門矣既入廟俯伏階下遙見堂上兩判
官東西對坐西向坐者鬚大怒呵責其掣筆之故聲
色俱厲子文叩頭懺悔額皆墳起然誦經如故誦至第
三分兩判官一齊立起又誦兩章兩判官並舉手加額
于是東向坐者稍爲勸解子文又叩頭請西向坐者怒
少霽沉吟曰不可不小示懲警叱令肉袒舉筆點其背
曰去子文遂慄汗而寤見身在舟中死半日矣趣歸其
夜疽發于背十旬乃瘥

繪園第十一終

繪園第十二目錄

淫祀

五郎神十九則

樹頭五聖

圈頭五聖

宋相公三則

二郎廟

草鞋三郎

楠木神

游方五聖

花花五聖

簷頭五聖

插花馬公

金小一總管

百花大王

花關索

猶園第十二

社燧神

濟河神

絳冠紫帔神

盧狗大王

藤溪神

社公

山王

蘆王

牛王

蛇王

令公鬼

武婆

猶園第十二目錄終

猶園第十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撰

淫祀

五郎神一

相傳蘇州府學是文正公故基因相地當出科甲最繁遂捨為學宮初五郎神謀得其地為廟數數作也備極擾亂公不聽一日公坐燈下讀書神乃鬼嘯于窗前左右咸怖公若罔聞其神從窗中伸一掌入掌有毛甚可駭公取案頭丹筆書山字于中其掌便縮不去作聲哀

會司第一二淫祀

一知不足齋重訂

鳴公問汝是何魅應云某果山魃木客之屬見公甲第
崇敞地形豐隆實欲馮藉寵靈興起爲香火之地故來
作祟觸忤已多望公見恕出我公前程遠大某不敢復
犯矣公叱而語曰上方山風水最佳名爲酒池肉林可
速詣彼據之因又書一山字于其下合之乃出字也掌
遂得出自此怪絕明日五郎便降神于紫薇村中將居
民反接跪地遂爲立廟淫祀至今不絕夫非范公之言
作之俑乎

五郎神二

蘇州韓襄毅公未遇時相傳爲同學諸生所給夜持周易赴府學尊經閣上遇五郎神稱爲都憲公與之讌飲
既醉從席間懷金叵羅以歸明日南濠張氏富室女病
爲神所馮醫術莫愈韓袖叵羅入其家謂主人曰君女
聽我爲婦當爲治之主人珍重辭謝乞哀相掬願以女
充箕箒襄毅乃索筆大署于背曰韓雍妻不可欺應手
而愈于是主人素聞韓名卽輟盛粧以女歸明年韓果
擢第矣後果爲國朝名都御史

五郎神三

葑門彭城秀才某嘗因無子禱于寶林周宣靈王廟籤
訣中有一朶金蓮焉地開之句不曉所謂意欲尋訪人
家或有婢名相合者可娶爲妾後爲其婦頗妬不諧茂
陵之聘婦年三十許人微有姿首辛亥歲忽爲五郎神
所馮意慮失常夢魂恍惚常與神遇神亦時時降于其
家衣錦袍乘白馬或挾彈弓若貴介公子狀騎從繁多
又或御車飛蓋自簷端下詣密室秀才借窗肄業一日
偶歸見房門扃鑰甚固有兩女鬟年可十四五覆髮被
肩容姿妍冶著鳳雲繡半臂夾侍于門外訊其名一鬟

荅曰金蓮俄而遂失所在秀才大驚有頃神見形如人
出坐堂中召秀才諭之曰君婦前生與我伉儷今冥數
又合爲妻可速粧梳相攜而去秀才叩懇舉家哀祈乃
許諾云且暫諧匹偶却後五年當來迎矣後信宿輒來
每至則屏帳茵褥珍怪之食陳設炳煥皆非人間所有
婦便欠伸呵噓起入帷中侍者竊聞狎昵歡笑之聲踰
于人間夫婦旣展綢繆良久方去秀才懼禍又利其贈
遺之隆竟不敢與婦同寢處矣其家每日供其飲食悉
是神爲致之神或不至時有異味相餉從空而下舉家

不測所從來也本戶有官逋五金無辦縣騶督迫忽案
上鏗然有聲視之則銀一錠恰秤得五金有奇適符其
所逋之數遂輸長洲庫中婦聞鄰近丁孝廉家歲有入
闔之使常攜鮮荔枝北還得善藏法啟甕如新時方五
月輒向神前索之神云甚易耳少待三日須遣人覓至
也如期婦晨起臨粧已有一珠紅合子置粧臺上矣開
視之果得輕紅十五雙擘噉如從樹頭摘下者合子蓋
猶帶露痕如是凡所需索無不立應家漸豐饒陵人貧
者聞而艷焉側近有五龍堂前一家夫爲府書佐婦亦
喜淫藉此神以肥家至今數年往來不絕虞山有衣纓
之孫不斥其名嘗繪神像于後樓舉家事之以禳沒頭
冤鬼後遂誨淫數數見形往來日費狗血數升備爲厭
術終不能遣

五郎神四

獨脚五郎名一足鬼楚中亦處處有之白香山送人入
楚詩云山鬼跳躑惟一足陸氏庚巳編云卽古所稱夔
一足者是矣彼中或稱爲蕭公正所取山蕭之義耳桃
源江觀察盈科曾話其里中亦有此鬼性好淫凡婦女

與交合事之如事其夫隨所欲必致金珠綺繡不遠千里應聲而至少拂意便舉火焚室廬觀察往有宗人江祿者獵于深山之中夜宿民家五鼓起見其牀頭挂豚蹄一肩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痕尚濕祿怪而問之曰省城道路甚遙安得頃刻及此主人具述所繇蓋其家事鬼卽鬼所搬運者也

五郎神五

高郵率巾之婦年未三十而孀居止一子乳名毛保方十五歲婦有美色夫死之後遂爲五郎所據無計驅遣數移居以避之其神蹤跡而來晝夜見形恣其嫖狎心有所欲空中下之因婦有服遂致素縉練絹一切幃茵寢玩之具雖有文繡不施錦綵送錢動以萬計他物稱是一日婦欲得金步搖金爵釵向神索取神曰往見蘇州太守舍中有家姬所戴首飾頗極華美往可竊而得也三日後神還是跋矣問之曰已得首飾過堂西小閣子下過一黑面長鬚人手持鈸簡擊某被傷左股楚甚後又遇兩金甲神長數丈某懼便投所竊物于井中而出爲汝幾喪軀命矣毛保方抱凱風之恨適于隔壁聞

言欲驗五郎所懼者何神也遂趁船下蘇州投入府署
謁一掾史具述其故掾史曰果有之止毛保于家入白
太守舍中遣人入井撈尋果得步搖爵釵之屬宛然在
焉推驗黑面長鬚人乃是壁上所帖鍾馗而兩金甲神
者疑卽府署所繪門神也太守召毛保厚給資斧而還
下令欲毀其廟左右數諫乃止毛保遂出金買大匹紙
三番從蘇州畫工圖寫一鍾馗兩金甲神雄毅非常到
家揭之于門五郎見之凜然終不敢入召婦于門外謂
曰向擊我及我所遇于太守舍中者正此輩也卿兒爲
戲一何酷耶與婦嗚咽而別自此杳然

五郎神六

壽州正陽鎮有沈氏女郎容姿甚麗好衣緋立于門見
一少年挑之遂避入俄而少年徑入寢榻之前女郎且
罵且拒少年大笑曰我天人也與卿有夙緣慎無間阻
卽升榻共偶女郎力不能禁遂與通焉歡洽之際無異
世人平曉別去出念鳳釵二股雷爲信物至夜又持二
百金來囑曰此東鄰龔家筒中物可從容用度勿以語
于外也兩月之前龔家果失筒中二百金封識宛然不

洲何術以取後述于兄嫂秘其事不言女郎既已失節
兄嫂復利貲財信宿往來各無猜忌未幾女鄭出嫁魅
亦便絕

五郎神七

紹興會稽縣五顯坊編戶沈家許願五郎神每夜設酒
食五筵于池亭上如邀大賓之禮張燈列燭以伺之筵
皆偶坐五鼓方散杯盤狼籍日以爲常稍不豐潔卽被
訶責其家亦嘗有小不安所得贈遺金錢琛貝寶玉明
珠異繒名錦之屬無算車騎鼓吹驚聞于鄰至今不絕

鄉人祝良柱說之

五郎神八

吳山西黃村木工小王入城晚歸逢一鬼使早衣赤腰
襴木工不知其非人也問何往曰黃村木工喜曰某亦
欲歸黃村請便同行行數里纔抵村天漸際暗鬼使指
村口人家謂木工曰卿思酒食乎吾能詣彼取之木工
曰幸甚見其入門少頃攜一大罍酒及一羹雞來二人
偶坐地上共噉畢謂木工曰卿少待吾于此家有小勾
當欲了也木工便取酒罍納藁積中立而伺之忽見窗

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甚固俄而鬼使亦自窗中跳出
負之而去竟不顧其行如烟霍然不見便聞屋內哭聲
木工知所遇非人因爾捷走還家向晨往視村口人家
主人公夜死矣問嘗失物乎曰昨祭五聖失去一罌酒
一羹雞木工乃探藁積中出罌界之告以鬼使之故大
小皆驚

五郎神九

蘇城賜酒巷徐秀才汝嚶家舊有五聖叢祠近因改宅
遷毀致其神日夜作耗中庭種一欄梔子花常聞欄邊
起歌吹聲家人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花中出也
或時作靈語云我無棲止依草附木奈何見驚秀才父
大惡之祕不外說鄰人徐璉言

五郎神十

蕭塘宋氏側近張家婦有姿首五郎神降其家如此數
月巖然來遊嘗下酒啖與婦飲食家自此驟起後婦忽
生外意便絕往還亡何一日空中割去雙乳莫知所從
來也此婦至今胸上有癭孝廉懋澄所談

五郎神十一

會刊卷十一 淫祀

八知不足齋重訂

無錫縣陸阿觀昔爲安茂卿座客茂卿死復游秦中丞
諸郎之門因移家住其別業有女未字忽爲五郎神所
馮每夜來降卽現形狀如美少年女亦荏苒同心焉却
令阿觀在房外搬銀大小錠數纍纍滿箱因下鎖鑰甚
固明晨啟視空亡有矣如此數日阿觀怒嫁其女于遠
方羔雁旣至靈跡遂絕余所親王穉庸與阿觀善而說
數年前事也

五郎神十三

蘇州城昌門四牌樓下新安太學謝之翰爲鹽買有女
寶容九歲時常見衣緋貴人登其家月臺觀望不知是
妖魅也數與之戲至十三歲時卽爲五郎所馮神情失
常形如黃葉日食大棗三枚以杯水下之更不進餘物
如此者四年矣甲寅十一月事醫師朱九成說

五郎神十三

蘇州山塘全大用爲象山尉有贅壻江漢年弱冠風儀
不下遂與五郎神遇綢繆嬾婉情甚伉儷其室人竟不
敢與夫同宿江郎病瘡日甚全氏設茶筵讌之終不能
斷丙午歲遇異人飛篆禳除遂爾絕跡

五郎神十四

長洲縣隸人顧孝住醋坊巷壬寅年爲長郎娶婦婦自幼與五郎情好俗言其夜花燭初陳室中欵起靈風吹燈滅燭持兵仗與長郎暗中格鬪侍衛無數反闔其扉父母親戚並莫能入明日迎道流過張王府基忽有兩胡雛形貌醜怪逕前謂曰君莫往與人間事顧家新婦實先許配寒門何故見奪言訖不見須臾其女在帳中望見道流至面赤發怒向壁而寢少時暴亡

五郎神十五

蘇州屈家橋賣繒沈輔臣三子娶三婦並爲五郎所擅其大婦寢瘵已深精神恍惚忽一日晨起梳妝甚整登樓命女奴捲簾曰窗外一簇鼓樂騎從來也女奴曰娘子病狂耶清天白日何有此事遂巡又曰兒上轎子去也端坐而卒平居凡有所欲隨心而至或空中下之親鄰往來無不皆見

五郎神十六

蘇州倉橋頭釀家沈承傳生女觀奴自幼端潔戊午年十九歲矣忽遇五郎出金綵爲聘贈遺甚多其夜便留

歡狎所欲無弗遂也爾後觀奴閒坐常有蝴蝶爲使往來帳前俄頃車騎威儀至矣其家以此爲候

五郎神十七

蘇州木瀆鎮殷甲開油車先與同里周乙結爲兄弟乙死甲妻續亡萬歷甲辰甲遂娶乙婦談氏爲妻談氏又先奉事五郎于是頻降作耗乙復來助拉攤紛鬧晝夜不安甲無奈何迎請醫師道流百計收之莫能斷絕忽一日談氏在內併當箱篋取出紫襪襦石榴裙淡黃帳子下至一縑相服一一裂碎縱火焚之揚灰散盡無復存者時中秋夜色甚皎運呼取轎開門而出家人跡之奄爾不見還視其屍宛在牀也

五郎神十八

正德中永州副帥吳寧之弟秀才吳二郎少好弄聞人言服藥可以視鬼遂覓藥服之甲戌秋果有鬼物降于家昏黃始來不數日遂去至乙亥春正月復來其神粧束如帝王之狀戴金頂冠著絳絨袍少頃又有衣青者衣黃者衣白者衣黑者四人至其婦五人亦如后主容飾後騎皆婦女才官執幢持戟約四十餘人夜則居于

小樓擊鼓吹笙供帳煥麗人見其所著之靴華美請而
觀之神自樓窗擲下紅麝襪金綫靴其中氣猶煖也諸
婦垂手窗下明如軟玉後二郎友人舉子楊宗厚請見
其手微爪傷之神怒遂命焚吳氏之宅凡十餘處火起
俄而二郎飲恨以死

五郎神十九

萬歷壬寅蘇城查家橋店人張二子年十六自習美風
儀一日遇五郎神見形其家誘與淫亂大設珍饈多諸
異味白晝命手力置燒燬數器酣讌歡呼倏忽往來畧
無嫌忌後忽欲召爲小胥限甚促父母乞哀不許尋而
其子死焉三月之間人亡家破

游方五聖

楞伽山在吳縣西南俗名上方有五聖廟在焉管絃填
咽酒肉滂沱每歲烹割害命無數山下田夫紅婦往往
夜見燈燭人馬出沒石湖烟霧中有五丈夫執弓挾彈
擁騶從姬侍張樂設讌于田間若貴介少年狀亦間用
王者威儀此名游方五聖

樹頭五聖

蘇杭民間凡遇大樹下架一矮屋如斗大繪五郎神母
子弟兄夫婦于方版上設香燭供養以時享之不廢者
此名樹頭五聖

花花五聖

吳俗抱痘之家必供五郎神于堂既兆吉具牲牢獻之
者此名花花五聖

圈頭五聖

賣漿家養豬收豕必于牢檻之側造小櫺供養五郎神
于中夫婦參禮祈求血財豐旺賣豬訖則豚蹄盂黍以

祀之有一等窮五郎享其祀富五郎所不屑受也此名
圈頭五聖

簷頭五聖

人傳五郎神常常自簷而下或夜宿人家簷間俗所謂
簷頭神者此名簷頭五聖

宋相公一

閩門外宋相公廟舊多靈異萬歷近年間有撐船水夫
送船到京將歸于吳便下張家灣覓載見一畫舸中有
貴人皂帽緋衣容狀豐偉手力十餘人挂帆將發此人

因懇求寄乃令坐梢棚中其人以草履挂棚上將所持
襪作枕而寢須臾睡熟但聞有聲颯若疾風驟雨明晨
夢覺見已身臥于草叢之中風露滿身起視其地已在
楓橋顏家場上矣獨怪之急行至閭門偶憇宋相公廟
忽見梁上小船梢挂一草履宛是隔夜所寄者仰視神
貌若所見舟中也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船底猶漬水
痕

宋相公二

宋相公廟在度生橋西相傳是水府之神或云其神主
殺故爲五郎部下傷官北寺西亦有廟以嘗戮人斷其
地也隆慶中齊門內鄒察太守夫人疾篤夜召巫者祭
祀天下神祇有天妃宮前顧子章鄰家惡少夜醉方上
新橋忽見橋上皂帽人朱衣白馬而來惡少不知其神
也舉手格之神發怒而去明日五更神降其體作狂語
云我赴鄒家夜宴汝何故手格我言畢衆見此惡少反
接自縛飛走出閭門徑入宋相公廟中撈掠無數體無
完膚子章輩數十人具酒牢入廟交口哀祈許以其身
捨爲神船水手乃止至今船上把舵惡少是也

宋相公三

蘇州盤門內薪橋境下有宋相公廟一小間不知何年所造側近薪橋弄中住店人金世隆其孫阿二八歲痘亡月夜還家呼其父母隔窗而語曰兒卽在宋相公廟前死後便有三身一身廟中驅使一身常在對河與羣兒嬉戲卽又見所死之一身前日焚化今伴侶最多所與阿二遊者皆平居里巷中狎昵羣兒差不寂寞也據此則宋相公爲水府市曹之神宜聰明宜正直亦下同淫厲噉無罪小兒彼天聽雖高不虞九閩一叫乎唐小

說柳家醜醜之事不厚誣矣許生國光與金爲鄰述其事

插花馬公

蘇城花筵中以插花馬公爲五郎部下傷官巫祝稱爲馬福總管俗呼之爲馬阿公別置矮席先祭享之匆匆送去然後登歌相傳馬阿公者對門人以賣鮮菱爲業每晨擔菱出閭門經過山塘宋相公廟必擇取其大者一雙爲供日以爲常最後暮年與人爭擔鬪擊不能勝怒而登滅渡橋自投于水適宋相公神舟過橋下收于

帳前驅使吳俗敬其正直凡開張鋪肆者寵事于家朝夕祈禱以昔嘗爲擔人又名福也

二郎廟

相傳灌口二郎神在四川成都府灌縣香火甚盛今吾吳葑門內水中漲一小洲址方廣不踰數弓土人立二郎廟于其上殿堂甚湫隘臨水開窗如人家齋舍一楹神像亦小長可二尺許著金兜鍪衣黃袍坐帷帳中而香火之盛莫與比者自春徂冬祭享不絕瘡疾之家許一白雞還願旣瘥乃宰雞往獻又裹麪爲餅以飼廟中

白犬尚白者豈謂蜀在西方取義于金以神其說歟此不可曉宋朝有紫羅蓋頭詞話指此神也又傳六月廿四日是神誕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釐行者竟夜不絕妓女尤多明日卽劇錢爲荷蕩之游矣吳城輕薄少年相挈伴侶宣言同往二郎廟裏結親一進廟門便闖入珠翠叢中雙拜雙起日以爲常神亦了不爲異若果清源真君安得不降之罰乎疑是花木之妖尸之矣誨淫敗俗莫此甚焉未知作俑于何年也

金小一總管

數年前西閭衣纓之族有家監住田莊上生子年十四
容姿端雋一日遇道人過門撫其頂曰此兒有神骨宜
保護之未久忽病病寢劇其母與城中女巫交往急召
巫至巫忽作靈語曰金卜一總管爲上帝所譴盤門外
有廟無神議使卿子補職名已去非可求者速備金冠
玉帶衣以綠袍緣以錦繡送死之禮一如神明且迎者
至矣言訖斯須聞陌上鼓吹之聲隱隱到門其父便卒
父母痛悼過哀悉依女巫言殮之

草鞋三郎

杭州府有草鞋三郎廟頗有靈響公門伍伯巡邏游獵
之屬家祭尸享稍不致敬便罹官災相傳草鞋三郎卽
古盜蹠是也

百花大王

蘇州府治卽春申君所造相傳爲桃夏宮是也舊志郡
圃地甚廣前臨池光亭後抵齊雲樓唐朝木蘭堂正在
郡圃之西圃中有土地神祠名曰百花大王宋淳熙中
韓彥古欲毀之左右並諫遂不果嘉定中重建今雖廢
而民間尚有祠百花大王者

楠木神

湖廣襄陽道中襄河數十里有楠木神最靈商旅行舟觸之皆碎過其地者必祭禱之相傳是估客因風散籬失此一木無獲歲月寔久便成精怪眾以其禍福如神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爲南君不知何年代也

花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祠幾處相傳一鉅纆常夜作聲時人以爲靈響于此建屋立祠名曰花關索衣冠鐘鼓千年不斷往來行旅莫不禱祈至今尚在傳奇小說中常有花關索不知何人東瀛耿駕部橋少時常聽市上彈唱詞話者兩句有云棗核樣小花關索車輪般大九條筋後以語余共相擊節

柱礎神

盤門內故有子胥廟前有橋號廟橋地名廟灣臨河舊立小石幢一座幢下有黃砂石一塊長可一丈廣不盈二尺乃是牌坊柱礎不知何代物也村郭之開入城者經過其地必祭之靈應非一酒肉不斷紙錢草履之屬來者轉多不敢觸忤夏侯橋民張舜自云是禁衛千侯

會隨大將東征關白素以膽力自雄行過其地問此石何有神乎乃祭之耶祭者搖手具言其靈舜曰吾何畏此乃踐溺其上溺乍畢覺已背如有物擊之者大呼而顛蹶于地衆爲之請踰時乃蘇自此益見神于村民靈聖不復絕矣

濟河神

徽州商賈凡所託行販之僕俗皆呼爲小郎數年前有某商小郎溺死于山東濟河後飛神還家附于商之子通姓名而言曰某販貨還至濟上溺水死矣貨本是同

伴所收某游魂無倚因見河邊有小水神廟神運將衰某與擊鬪數日勝之推仆于地奪其位而坐其神今已他適矣某暫潛歸報于主人欲索皂冠朱衣革帶如神明之服焚之某便得去其地爲神不復再來矣言訖嗚咽商急製與焚罷遂絕響

絳冠紫帔神

明州屠小儀隆令青浦時夜曾以禱雨宿城隍廟中上牀脫袴時覺其魂神欲出口不能言及倚牀坐定身在簷外矣疆引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須臾聞有排門聲

怪之忽見一長神絳冠紫帔狀若方相兩目圓鉅電光
射人逕前立于牀下直視小儀小儀自定其心正襟危
坐而言曰某爲縣令可對白日青天是何妖神故相箴
弄平生所持不貪生不怖死六字而已言畢此長神便
請退初欲相凌見小儀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遂俯身抗
手而滅小儀便覺魂神冉冉入被中漸能言動如初亟
呼卒吏共起挑燈話其事視門牖悉鑄如故不測何來
乃知祠廟皆鬼神所處衾影或媿便爲迷惑丁酉秋在
其家絳雪樓中說此

盧狗大王

鄒希孟爲蘇州府廳吏萬歷辛丑隨郡丞盤庫常州駐
劄御史行署署有大樸樹可二十圍中有盧狗大王巢
孟不知也日就樹下踐溺爲常一日天向晚矣孟與書
佐會飲醉後唱歌復往其處溺焉未至樹下空中若與
人格鬪狀衆見繩繫孟頭懸著樹杪大駭狼狽下之既
下語言失次游走不定被髮徑詣廳事藏匿于公座下
口中操常州人音自責曰汝爲府吏何得縱肆無忌至
此樹上乃大王所居踐溺其下理乎今著我曹追汝因

誦帖子語云盧狗大王遣手力錢金追錄犯史鄒希孟并妻顧氏子阿官等家口名姓悉在帖子上條次錄多故不曲載蓋無計逃脫復從公座下走出徑到樹前反接自縛跪泥淖中若人擁之至者至此則樹神自作靈語循其喑啞之聲在樹中出也叱云吊起俄而蓋聳身空中似有繩繫頭懸樹衆怖走不敢輒下叱云去毛俄見空中如人競碎孟髮叱云掌嘴俄又聞空中搏煩聲于是書佐輩齊跪苦祈望大王矜恕候官人還衙某等敬具牲酒代鄒希孟謝罪言既神復作語曰若等將以

陽官制陰道乎衆僉曰不敢神乃許諾曰汝曹並非佳人止夏某醇謹未嘗踐溺于此也可卽著保夏便如言疏狀被于樹前孟蹶然仆地少時便蘇遍身皆挪縛痕矣郡丞歸左右具述本末大驚命治具祭之遂絕相傳常州人好殺犬以祭淫神而犬名韓盧斯卽犬妖所作矣

藤溪神

常熟顧孝廉雲鵬讀書藤溪莊一夕微有月色登東頭小閣子吟眺忽見半山張家墳屋內有朱衣大僚二人

偶坐互相揖讓庭中甲騎數十隊列炬百行旌旗蓋幢
紛擁戶外初謂縣大夫之游莊人進曰此神降也宜避
之雲鵬畧不以介意經數刻不散倦極下閣就寢詰朝
與客共詣張家墳蹤跡之見堂中供逆毛三總管白虎
毛司徒並是邪神厲鬼蓋墳客與土人輪番賽社而延
致于家者又二載雲鵬寢瘵而殂

社公

徽州風俗有社公社母淫祀丙午九月休寧縣某市鎮
富人兒挾彈走馬忽遇市中迎賽社公紙馬上挂紙錢
數千衝突而過神巫遂發狂語云當立降之禍語未既
一老嫗猝至仆死馬蹄下矣明日里正陳狀于縣富人
費三百緡費訖嫗復甦

山王

嘉定縣唐玘家在江灣鎮上年未弱冠明習書算父將
與納貲爲吏未果嘗因送親故入城行倦欲眠暫馮几
案奄然如夢見兩阜衣人牽馬來迎初云是崑山城中
貴人邀讌玘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行半日許乃達崑
山直入南門延緣壞城而行人跡所未嘗至復有兩阜

衣突出馬前持帖子示之曰吾屬奉山王命來取君安
得坐馬上乎捽髮下馬踏劍路傍引袖中赤繩數尺
繫其頸牽至山王廟門下入跪于庭見山王衣赭黃袍
著金冠威儀甚盛謂玘曰聞汝少年有書記之才故特
相召立命玘掌四殿中十六箱文書文書皆在竹筒中
一一分明指而示之玘知山王爲崑山縣妖神也固辭
其職泣而訴曰某少不識文字豈諳簿牘望大王哀憐
放釋往反可數十語王怒便敕伍伯加刑榜掠無數備
諸苦楚而玘執詞愈堅言對有理王亦無如之何敕提

置廊下別判帖子令持去追某縣某人來約半日許追
到一人其人欣然拜命王喜卽賜冠服交與十六箱文
書領出王乃敕前兩皂衣人送玘付土地司令其轉達
東嶽還魂旣至嶽門未得遽入忽有出呼于門者曰耶
君安得至此認之乃其家故奴某也玘具陳本末奴曰
耶君當復生矣不必入廟吾將護歸玘告以被杖之故
脚痛難行奴曰無憂耳當覓一船相送也遂扶玘至岸
下見一無頭尾空船子在掖而登之縮脚而臥奴立于
船上不鼓櫂而自行逡巡已到又掖而升岸回顧問舟

與奴霍然不見矣入門一跌而寤以手捫四壁不可出始知身在棺中以足力蹴其板家人驚而啟之視玃已甦死且四十七日矣已又遇全真道士進以刀圭須臾得活續耳談記其事甚繁此不曲載

蘆王

仁宗朝緹騎千侯孫表出使琉球路經白石磯見其地蘆葦蒙茂中有一蘆最鉅孫戲之曰可稱蘆王遂去其後此蘆作祟臃腫往來咸謂之神宰牲祭祀稍有不虔便遭風波震驚於是海上人依洲起屋目爲蘆王廟如此積年孫使竣來還見之笑曰此我昔日戲言豈有神乎遂命焚毀乃絕

蛇王

蘇州城東婁門內舊有蛇王廟負城臨水常年葺門外捕蛙船數百艘各舟持短青竹竿子并牲酒紙馬來獻獻已復持去每夜用此竿子闢路一切蟒毒因爾斂跡得以捕蛙無患其不祭者神立祟之蓋妖魅之興非一日矣近不知何人廢廟淫饗椰絕四境帖然

令公鬼

粵西風俗病祈鬼神臨桂靈川興安陽朔之間多祀令
公鬼各起靈廟簫鼓牲牢之祭不絕于庭

武婆

粵西民間喜設淫饗之事中秋宴會家祀武婆謂唐明
空也臨桂靈川興安陽朔永福古田間其俗尤盛村落
皆立武婆祠矣

獮園第十二



